

陈传席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Chuanxi



陈传席 著



Selected Works Of Chen Chuanxi
陈传席文集

陈传席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传席文集 / 陈传席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53-4754-7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509号

选题策划: 彭明榜
责任编辑: 孙梦云+彭慧芝
书籍设计: 孙初+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10mm×1000mm 1/16 124.75印张 1729千字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0元(全5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作者小传

陈传席，原名陈鹏飞，江苏徐州睢宁人。1950年9月生于山东省诸城。旋过渤海、黄海，3岁随母回故乡睢宁。在家乡读完小学，然后负气离乡，只身赴皖，考入安徽大庄中学。其时年方十一，身无一文，奔波天地之间，饥则食路旁之苦瓜、林中之酸果、地头之烂芋；渴则饮溪中之流水；困则卧眠于山坡或街头。在校期间，偶有所食，乃“五好面”也。“五好”者，树叶、棉花壳、山芋秧等五物也，亦时断之，常数日无食，饿昏几死者数十次焉。惟日以诗书为徒。其时，骨瘦如柴，形同篱畔之迎春花枝条，故其赋《减字木兰花·咏迎春花》词曰：

小园篱笆畔，有一枝柔条弱干。不畏严霜，冒雪冲寒折嫩芳。
迎春去早，赢得黄金腰带绕。一驾东风，便领千花万卉红。

初中毕业后，考入泗县中学高中部。课余随王天铎先生学诗词、书法、国画。后又学素描、油画。然始终以读经读史为主。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其年十六，因《咏迎春花》词中末句，被分析为“一旦得势，便率领千军万马向党进攻。”于是遭批判斗争数十场。因不服而抗争，被判徒刑二十年。劳改中，被棒打棍击，至遍体鳞伤，后于夜间逃跑，辗转奔波，夜行昼藏，继之为人看猪、挑鱼苗为生，受苦无穷。再后混入北京，接受“检阅”。

1968年，下放农村为“上山下乡之知青”。其间，画过领袖像，当过民工（挖河），当过教师、会计、医生。两年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学工科。毕业后，分配到淮北煤矿，当过电工、技术员，筹建新矿，从事工程技术工作。

1979年，考入出国留学预备班，回淮南煤矿学院学习外语一年。1980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研究生班。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撰写《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等。1982年毕业，任职于安徽省文化厅文学艺术研究所。即着手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院明清名画藏品联展。1984年大会在合肥、黄山两地成功召开，联展也如期展出。两者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学者称：“陈传席组织的这次研讨会和联展，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36家博物馆联展，在欧美是根本办不到的。中国后来的艺术史国际研讨会，形式都是套用这次的，但规模远远不及。”

会议之后，陈传席即埋头著作，出版《六朝画论研究》及一系列论文。1986年应聘赴美任堪萨斯（Kansas）大学研究员，从事明末清初画史和“扬州八怪”的研究，同时考察美、英、日各地所藏之中国古代艺术品。

1987年回国，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其间考取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明代文学，获博士学位。

2004年初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调到北京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被聘为二级教授。同时兼任中国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马来亚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浙江大学等60余家国内外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研究员等。2011~201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佛教雕塑遗产调查及数字化处理》。2014年，在法国巴黎卢浮宫东西方美术联展中，被法意等国美术家推选为画展评审委员会主席，巴黎市长授予他“巴黎荣誉市民”称号，并赠送徽章。

陈传席自1980年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出版《六朝画论研究》（江苏版、台湾学生书局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版）共重印16次，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六朝艺术美术学者鲜有不引用此书的。《中国山水画史》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山水画的专史，首开中国分科画史的先例。现已16版，并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中国绘画美学史》（被选入20世纪中国文库）。

1995年后转入美术批评，提倡“阳刚大气”以振奋民族精神，并第一次提出“正大气象”，被全国书画家及领导层广泛接受。他是反对殖民文化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又提出在题材上以表现民族正义精神为主，风格上必须有“秀骨”为标准等等，都给当代艺术家以重要的启导。《西安晚报》曾有通栏大标题：“陈传席是当代的鲁迅。”

陈传席业余从事诗词创作和散文写作。他的《悔晚斋臆语》在江苏、河北、以及中华书局、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16次。作家贾平凹读后称此书是继明清张岱、袁枚之后“真正称得上的才子书。”并题“参天者多独木，称岳者无双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读后称“陈传席先生是一位奇人，因为他的《悔晚斋臆语》是一部奇书。”“有豪气才气”“满腹诗书，吐嗽成珠者也。”又云：“读此书时，案前应置美酒一罍，得意处即拍案起浮一大白。”

陈传席已出版《陈传席文集》（九卷）（再版为10卷）、《中国紫砂艺术》《画坛点将录》《北窗臆语》《蛙怒集》等著作60余部。已在《文物》《求是》、人民日报、《美术研究》《美术》《美术史论》、《美术观察》《明清小说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1000余篇，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7篇。权威刊物《美术》列陈传席的美术史论研究强度为全国第一。（见《美术》1990年10月）《书法导报》曾头版头条报道：“陈传席先生是国内外美术理论界公认研究能力和深度分值最高的一位艺术理论家。”（见《书法导报》1996年2月21日）

《人民日报》发文称：“陈传席，一位正气凛凛、铮铮铁骨、一身浩气、敢说真话的当代美术史论家，……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人

格，……具有强烈的社会和文化责任感、道义感与担当精神的美术理论大家，可谓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见《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

他多次受美、欧以及东南亚等名牌大学和学术机构邀请，前往讲演中国艺术和文化，多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主讲，他的学术观点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流传并受到很多学者推崇。有的学者称他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

陈传席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和马来亚大学两校任教授，教授中国艺术史和中国文学史，并从事艺术史、人文史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正撰写《中国的哲学不能救中国，但能救世界》《极简中国史》、主编《中国美术史》，同时从事书画创作和诗词散文写作。他的书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屡获金奖和最高学术奖。他的画被权威人士评为“当代最高水平的文人画”，并广为国内外收藏家和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

自题

《易》云：“知周乎万物，微知也；不足以济天下而周万物，而道济天下。”艺，小道也；术，惟君子以之游而已。余少读经，游于艺，而学道未成；稍长，支离天地之间，劳筋骨，饿体肤，荒于学久矣。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是以中岁移治小道，沉耽于斯十有八载矣。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夫以不为之事而为之，悲夫。余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心缘物感，弃其必弃，择其可瘞者聚而瘞之，故有集。

夫浮生有涯，物极不反，返而改治，其至乎，不至乎？余不之知，惟听其所止而休焉。

1998年夏于南京师范大学悔晚斋

再版序

文集又再版之时，我正在国外一家国立大学任教，手中无资料，记忆模糊。记得这套五卷本文集出版至今大约近二十年了。当时文集一出版，便马上一销而空，不久即再版，后又再版。再后来安徽出版的《陈传席文集》四卷本，其实是《续集》，内容都在五卷本之外。现在这两套文集都要再版，感谢读者对我的厚爱。

文集和续集，除了《六朝画论研究》之外，都是已发表的单篇文章，凡已出版的专著（大约60本）或已集成书的都没有收入。这次再版，我没有改动，编辑却做了校正和改正错字的工作。

这套文集第一版发行后，闹出不少风波，使我明白了什么叫“恶人先告状。”还有宋·富弼所说的：“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明仁宗朱高炽亦云：“君子小人并处，则小人之势常胜。”苏东坡更云：“天下之势，常在小人。”君子是斗不过小人的，自古而然。小人和腐败势力结合，则其势尤炽。所以当前反腐十分必要。当然，这些事已过去了，一笑了之。而且，我也早已离开了那些是非之地。先是到了上海，后又到了北京，现在又到了马来西亚。此时，中国正是严寒季节，马来西亚地处赤道，终年炎热。前时，我游了印度洋，友人令作新词以记，我口占一词，《游印度洋》：

吾平生，喜看九级雷鸣，十级风浪，今日又游印度洋。
俗虑暂空，身心偶畅，子在川上吾不顾，笑长江何其小哉？
西望无际，天低赤道，云连大洋，大化任我纵浪。
廉颇不老，孟德莫叹，吾身健，心正壮。

我把这首词记在这里，已见我现在的心境比以前好得多。不过也仅限于一段时间。

一位道长说我这样健康状态，还可以再保持63年。那真是太好，我可以写出更多的书，画出更好的画，创作更多的诗词。我现在有点反对科学。如果没有发明手机，我在这里会更安宁。科学对人的干扰太大，又无可奈何。

我是无日不忧，也无日不乐的人。

游过印度洋，我即准备赴新加坡度春节，那里有我的很多朋友和学生。到了新加坡，会见了很多中国来的大企业家、富豪和政府的退休官员，听他们讲述国内的形势。富人们纷纷把财产移到国外，北方的雾霾，促使不太富的人也移往国外，中国人民的财产万亿万亿地送往国外。官员们考虑的是怎样把儿女送往国外，自己退下来后如何在国外安身。他们在任时，也是考虑把中国的财富怎样送往国外，他们关心的是国外的发展。明朝的衰亡在于官员，“皆身谋而不及国”，但他们尚没有破坏国家，更没有把财产移往国外。我们的官员，不仅为自身谋，还为外国谋。

我想起了《国歌》，不能不为国忧。回到马来西亚后，了解的情况也是相同的，这批人也经常回国，是继续把中国的财富移往国外。学术的研究，能阻止这一切吗？啊，推窗望月，马来月是故乡月，独望凄凉两依依。

2016年

自序

我这半辈子，只高兴过一次，那一次是为别人而高兴，但不久就后悔了，而且实践证明，那一次高兴是错误的，后来就一直没有高兴过。但我绝对在努力，争取为自己高兴一次，可惜一直未能实现这愿望。日前，我要用我的笔写出我的苦闷，美术史研究暂告一段落。在友人和编辑的帮助、催促下，出版这本艺术文集，聊记鸿迹耳。

我自1980年考上研究生后，正式从事美术史的研究。从1982年到1985年3年多时间里，我除开筹备中国美术史界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和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联展等浪费了一些时间外，主要精力都用于写作，有时一天写作一万字，那时精力好，不但写得快，新观点也层出不穷，看问题也比较准确。现在看来，当时不满意的文章，现在也许还写不出来。我虽然已出版了26部著作，但影响较大的还是最早出版的《六朝画论研究》和《中国山水画史》等几本，也都写于1982年至1985年间。

1985年，美国堪萨斯大学聘我任他们的研究员，并寄来很多函件和保证金，供我办理手续用。因为我出国的理由正当，手续又齐全，按规定应该在半个月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并办好一切手续，可是两个月过去了，四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手续根本没办。我心急如焚，每日去找、去催，但毫无反应。写作工作完全停止了，我找到有关部门摆事实，讲道理，搬文件，说明我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该给我办。我有理，于是遇到当官的也讲，遇到老百姓也讲，越讲越气也越没用，大约一年时间，我每天火冒三丈，到处去找原子弹。那时我才认识到美术史根本是无用的东西。后来一位老资格的干部出于同情心，告诉我：“你

真是书呆子，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你那样找法，根本没用，应该给你办，但不办你能怎么样呢？我给你打个招呼吧。”她不知给谁拨了一个电话，奇怪得很，第二天就批准下来了，我当时绝对愣了，老实说我已绝望了，精神也没有准备。唉，这世界……。到了美国，我搜集很多资料。回来后，我遇到各方面的挫折，研究就停了。后来我的兴趣和精力都转移了，兴趣转向文学史和人文史，精力移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对大型辞书《辞源》向来不满。辞源，应该是辞之源，也就是某一词最早出现于何处何时。事实上，《辞源》中举出的唐代的例子，我可以找到汉代的例子，《辞源》上举出的汉代的例子，我可以找出战国的例子，甚至经书上的词，都被《辞源》编者遗漏了。我从1980年始，正式着手修定《辞源》，1987年后，主要精力用于此。我手中4本《辞源》，天头、地脚，写得密密麻麻又加纸条，有的一面上加有几页纸。

二、清人严可均曾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后世学者必备之书。严氏功劳是巨大的，但我发现他对隋代之前的文辑得并不全，文物出版社出版我辑的《六朝画家史料》，我在前言中已说明这个问题。于是我同时着手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佚文。我这一工作得到了很多老先生的赞同，都认为是一件不朽的工作。

三、写作《中国人文史》。

四、写作《中国现代绘画史》。

因为我是美术史教授，这期间我也陆续出版了一些美术史著作和论文，实际上都是1982年至1985年间积累的稿子或那时思考的结果。美术史研究的成果，我不满意，但以上四项成果，我比较得意。

我大概是世界上倒霉最多的人。略有得意，跟上来就是大的倒霉。1995年初，一场大火灾降临，将我的寓所焚烧一空，我的半生积蓄，数万部藏书，我收藏的名人书画及文物皆烧光。更严重的是将我以上四项尚未出版的成果手稿也烧去，和这些成果有关的资料也烧去，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造物主为什么这样待我？

我的心血，我的前途，我的命运皆系在这几本书上……。 “是命也夫，命也夫！”几乎所有人都说：“如果是我遇到这样大灾难，即使不死，也必得神经病。”好在我半生中经受的灾难太多，而且我早已将人生和宇宙看透，世界上一切本于无，将来也必归于无。何况已经烧去，损失已十分巨大，如果再为此痛苦，或者得了神经病，那损失就更大。不如一笑了之。所以，很多人都奇怪我，不该痛苦的天天痛苦，该认真痛苦的，反而不痛苦。但后来学校和有关部门统计我的学术成果时，就麻烦了。因为我的藏书都烧去了，我发表的论文，我原都保留一份，现在都烧了，也无从查证。这一次搜集我已发表的论文，就更加麻烦，四处查找，有美图书馆、资料室都一一查找，才找到二百多篇，实际上我已发表四百多篇论文。这二百多篇未必都能入集。我也没有时间再看一次，只是根据印象，选择其中一小部分，又筛选一遍，因为出版社要求这套书不要超过150万字，而且他们打算帮我再编一本《陈传席美术评论集》，所以，其中评论性的文章大都抽下去了。我最后又精简一番，当然也加了一点，然后基本上定稿了。很多已发表的论文，因无法找到原发表的杂志，无法收入，十分遗憾。昔郑板桥自编诗集，其自序中有云：“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生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余则反其意而云：“传席论文暂集于此，生前死后，如有知音或好事者，搜求未入集之文而补入者，吾必欢欣鼓舞，合掌而谢之。”

文集中一些论文的有关情况，我还要剖白于读者。

大部分论文后都注明发表日期和刊名，但这不是写作日期；少部分论文未注日期和刊名，有的是复印时忘记记录，再去查找一次太麻烦，便不注了；还有的是系列文章，分开发表，如《李唐研究》中的主要文章都在《美术研究》《美术史论》等刊物上发表，这次将《李唐研究》全文收录，因而就不再一一注明其中各文的发表日期和刊名了。

“六朝时代”的论文大约都发表在1983年前后，后来收入我的《六朝画论研究》一书中，国内外真正研究六朝艺术的学者鲜有不引用我这

本书中观点者，这本书为很多学者和从事艺术史学习的青年所需，但出版社以“赚钱不多”为由，不复再版。这次因考虑社会需要，基本上都收入文集中，也没有一一标注发表日期。因为我的《六朝画论研究》是1984年出版的，1991年台北学生书局再版时，我只加写一个“台版自序”，其余一字未易。所有论文都发表于1984年前。国外学者著述引用我的观点者，都加注明，大多学者还把自己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寄一份给我，表示感谢。国内学者著述引用或讨论我的观点者，也大多注明，但有少数学者引用我的观点未加注明，有的作者见到我声明一下，说：原注释中注明引用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但被编辑删去，云云。著书立说者引用我的观点，我都很感谢，但希望注明一下，否则，不注意发表日期的读者反而会误认为我受了别人的影响。

编者告诉我，在很多影响较大的刊物上发现很多篇其他学者的论文，实际上都是我10年前已发表过的旧文，有的是我10年前出版的《中国山水画史》中的一段，现在又变成别人的论文。我想也许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论文，也许从我的著作中又得到启发或发现更具体的问题，又论述一番才定的。似乎没有必要去弄清。世界上弄不清的事太多了。

有位朋友反复索读了我的论文和著作，读到我论述“道”“理”“法”后，多次谬赞，但后来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我的面大谈他对“道”“理”“法”的研究（完全是重复我的研究），与会学者和画家都惊叹他的“学问”和“研究”之深。我作为朋友，也不好揭露，只好默默忍受。事后，这位朋友竟将此发挥成两本书出版。我一直无半句怨言露于外，而这位朋友一直怀疑我有怨言，于是便对我进行攻击。好在我的著作内容在他第一次谈“道”“理”“法”之前就出版了，细心的读者自有公论。

再谈一个个别现象，我的论文《论扬州盐商和扬州画派及其他》，1986年9月带到美国，发表于《九州学刊》（1987年9月）上，在此之前，曾在国内的《商业经济》上发表过。《九州学刊》是国际著名汉学研究刊物，但在国内却很少见到，《商业经济》影响更小，所以我在各

地又作过讲演。据我所知，我这篇文章大概是第一篇研究盐商和扬州文化的详细论文，几年后，盐商的研究和盐商与扬州文化的研究才兴起，知情的朋友为我抱不平，把我的论文拿去重新发表，但已过去8年，不知情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我是受了别人的影响。

了解我性格的人都知道，我决不屑于研究别人已研究过的问题，更不会重复他人的研究。

有些问题，我在10年前就发表过，后来其他朋友又深入研究，甚至组织讨论，震动国内外，被称为第一次“发现”。我这次也把我10年前发表过的文章收入，证明“第一次”之前还有一次。

关于“绘”与“画”的区别，“绘”和丝织物的关系以及因此而奠定中国画的基础以及与西方画之区别等，我也是十几年前就认真研究过，也到处讲过，但我细微研究的文章，因有早期文字篆书等为证，编辑部说现代电脑无法打印，一直没有正式发表，渐渐地在其他人文章里也就出现了（当然，也有的朋友可能是自己的研究），我这次收入的，实是我10年前的研究文章。

关于牡丹考证的文章，是我十几年前写《中国花鸟画史》时就研究过的，后来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牡丹全集，社长寄来编者的论牡丹文章，要我修改，并多次来电话，务请修改，发表时可署两人姓名，我便把我的研究资料都加上，结果发表时没有我的姓名。我当然不是计较此事，但声明一下，免得读者又以为我受了别人的影响。

1987年，我从美国回来后，撰写一篇《金陵八家构成及四位高岑问题》，谈到“金陵八家”有二说，发表在《东南文化》1987年3期上。同年，我又深入研究，发现“金陵八家”不止二说，实际上有九说，于是又写成《关于“金陵八家”的多种记载和陈卓》一文，打印200份，于1988年散发给很多学者（后来发表在《东南文化》1989年4-5期合刊上），最近一位朋友才告诉我，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得到我的论文打印稿后，撰写了《“金陵八家”四说》，于1989年寄往香港，发表在5月19日的《大公报》上。我现在回忆，这位老教授、博士生导师当时读

到我的《关于“金陵八家”的多种记载和陈卓》一文时，连连赞扬，称赏我查了很多资料，谁知……，唉！19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画派形成的条件，又谈到“吴门派”“吴派”和“明四家”的问题，打印了300份，1984年在我筹办的黄山会议上散发；此文后来正式出版在《论黄山诸画派文集》（198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同时，我又写了《吴门派和吴派辨》，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1988年，我的《中国山水画史》出版了，这些内容也都写入我的书中。可是这些观点和材料后来都被另一位教授（也当了博导）全部掠入他的文中（1993年出版），这位教授并以我的观点拼凑成一本书，当我去责问他为什么抄袭我的文章时，他居然说，没有看到我的文章。可是我的文章，我的论著，都由我亲自送到他的手中。他无言可说，于是便在背后攻击我，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也只一笑置之。我这次出版文集，读者可根据我所注明的日期和刊名，查对谁的文章发表得早。当然如果有人喜欢相信谣言，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曾写过《论造谣、传谣、信谣》一文，最低下、最卑鄙的是信谣者，一切谣言都在信谣者身上起到作用……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抄你文章的人都可以出名，可以当教授，可以当博导，你还怕什么？”我听后又是一笑。

至于我卖出去的文章，还有一部分不想让人知道是我写的，而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就不好意思再提了。

我虽已退出美术史界，但美术界朋友仍在，很多问题不好再提，以免得罪太多的朋友。但从佛家悟道的眼光来看，若未悟道之前，有你我他之分，悟道之后，便不分你我他了，宇宙万象皆化为一体，又何分我的文章、你和他的文章呢？我现在对“道”已悟了一点儿，所以，也不再计较了。

很多文章，我都想修改、补充。但一是无力也无暇修改，手中任务太重；二是出文集，应该保持原来发表时的原貌，当时留下的“鸿迹”，以后不必去修改。所以，我都不再修改，只有少数文章（多是我年轻时寄去的）加入了编辑的意思，完全不合我的思想，我删去了，数

量很少。有的文章被编辑删略太多，这次无力恢复，只好任之。

刊物多了，各地来约稿的也多了。我发现我已发表的文章中重复很多，我已删去不少，但未能全部删除重复的文字，这是因为重复不可能是完全的重复，为了保持原貌，我没有彻底删除。似乎古人也有重复的毛病，大诗人陆游《晨起》诗云：“大事岂堪重破坏，穷人难与共功名。”《客思》诗又云：“壮士有心悲老大，穷人无路共功名。”《夜坐》诗云：“风生云尽散，天阔月徐行。”又一首《夜坐》云：“湖平波不起，天阔月徐行。”《郊行》云：“民有祷禱知岁乐，亭无桴鼓喜时平。”《塞夜》又云：“市有歌呼知岁乐，亭无桴鼓喜时平。”《冬夜》诗云：“残灯无焰穴鼠出，槁叶有声村犬行。”《枕上作》又云：“孤灯无焰穴鼠出，枯叶有声村犬行。”这就完全重复了。陆游诗重复者还有很多，但都收入他的诗集中，并没完全消除。元遗山的诗重复更多，而且重来重去，如《怀州域晚望少室》诗云：“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重九后一日作》云：“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题家山归梦图》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雪香亭杂咏十五首》有云：“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元都观桃花》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同严公子东园赏梅》云：“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重复的诗句还多得很。明人高启诗重复亦多，赵翼《瓯北诗话》中都有揭发。诗歌尚能重复，何况是学术论文呢？当然，重复是不好的，明知不好，又去援引古人例子为自己护短，实则文过饰非，不太好意思。等下次改过后就不这样做了。

忙了好久，我希望文集出版后，能高兴一次，不知能否实现这一愿望，估计不易。

整理此文集时，我已移居西山，这里曾是清代袁枚著书立说之处，有山有水，古木参天，荆草遮地，竹影映帘，清风吹枕，江南自古佳丽地，于此尤觉不虚。城市里隐藏着片片山水，山不太高，而秀，水不太阔，而清，乃是南京城的特点。大隐隐于市，今人隐居应该选择南京。

我居住在西山之西坡，楼下有盘山石径，松遮萝绕，犹如峨眉山小道。在我的画室中，可以临窗北望长江，雄气依稀可见。在我的卧室中，可以凭几西望秦淮河，六朝烟水，三楚清气，频频来亲。皓月当空，我每登阳台上，抚栏南望，东坡把酒问天之情，油然而生。坐书房中，临窗俯视，清凉山横列案底，这里有清初龚贤的扫叶楼，明清之际，江南才子，南国佳人，常聚于此。昔曹雪芹著《红楼梦》云：“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余居于此，本欲埋头著述，不问世事。然俗事纠缠，无容清身。余昔著《中国绘画理论史》自序云：“稍俟异日，余了却众俗事，清偿诸文债，则必摒名利、绝尘事、释躁心、拒庸客、去细碎、弃凝滞、止暇思、忍屈伸、除嫌吝、空怨咨，积学以贮宝，研阅以穷照……”数年过去，俗事非但未能了却，又益增焉。大抵人离开俗世，俗事方能了却。然而，心静则人静，心远地自偏。我将在这里继续我的文学史和人文史的研究。美术史的研究虽曰暂告一段落，但在研究人文史的同时，如果遇到特别的资料和想法，也未必不再染指。现在的学者，力主研究学问要缩于一点，终生研究一人乃至一画。中国的学者闻之如承圣旨，谓之非如斯不可为大学问家。然而从司马迁写《史记》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小说、杂文，郭沫若研究青铜器、甲骨文、书法、戏剧、历史、文学，兴之所至，古耶？今耶？文耶？艺耶？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学问家终生只研究一个问题，甚至不可能终生只驰骋在一个领域。但我研究的范围之广，乃出于我的精神散漫之本性，并不是说我就是大学问家。

我写文，乃如《文心雕龙·养气》所云：“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然而，近年来，则因俗务纠缠，心烦意躁，虽“意得”亦无以命笔，悲夫。

1998年8月3日于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西山